

AMERICA
THE LAST BEST H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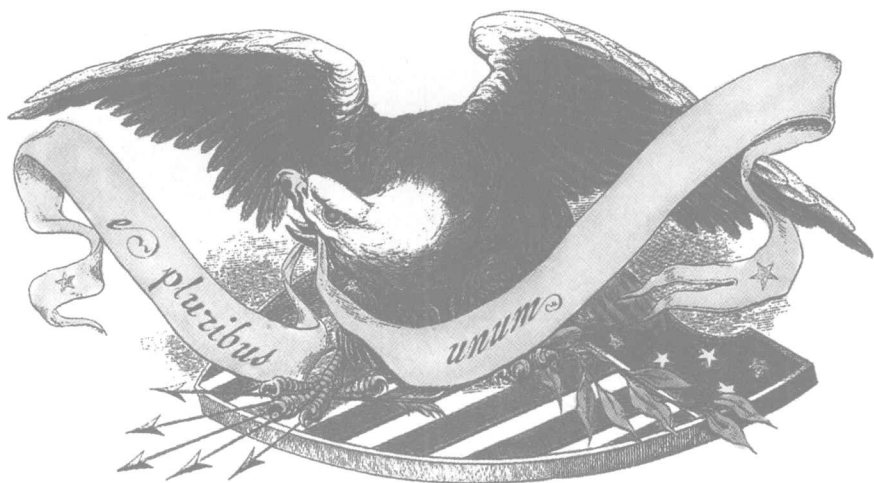
美国通史(上)

一部重要的保守主义视野的美国历史

[美] 威廉·J.本内特 (William J.Bennett) 著 刘军 等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AMERICA
THE LAST BEST HOPE

美国通史
(上)

[美] 威廉·J.本内特 (William J. Bennett) 著
刘军 等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译者前言

国内中文版美国通史类著作和译著已经有几部了，^[1] 威廉·本内特的这部《美国通史》有什么新看点吗？回答是肯定的！这是一位教育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写的通俗历史著作，读者阅读时，不会遇到专业史学家历史作品中常有的阅读障碍。这是一部弘扬美国精神的历史著作；同时，它也是一部语言生动、引人入胜的历史著作。

在本书前言中，本内特表明了写作的原因或动机。首先和最主要的是保持对美国的希望。第二是让美国人享受他们国家的故事，愉快和骄傲地感受美国的成就和现状。第三是提醒和唤起美国人对那些使今日美国的自由和幸福生活成为可能的那些人的感激之心。第四是讲出真相，让事实现身，更正记述，呈现一种理性的、平衡的美国历史。第五是激励一种新的爱国主义，一种新的思考和理性的爱国主义。

本书英文版副题“最后的美好希望”，来自林肯在 1862 年 12 月致国会的一

[1] 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六卷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林立树：《美国通史》，中国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9 年版；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刘德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马克·C. 卡恩斯、约翰·A. 加勒迪：《美国通史》，吴金平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年版；倪文斯、甘迈格：《美国通史》，林牧野译，中国香港今日世界社 1968 年版。

封信。本内特解释说,当时美国内战中最血腥的安提塔姆河战役刚结束仅三个月,联邦胜负未卜,国内满目疮痍,但林肯仍视美国为“这个地球的最后的美好希望”。21世纪美国的状况远非当年可比,作者希以此激励人们坚信美国的使命,热爱和维护这个美好希望。

作为译者和史学工作者,感到有必要简介作者及其时代背景,作为阅读此书的参考。

威廉·本内特 1943 年 7 月 31 日生于纽约布鲁克林,1965 年在威廉斯学院获哲学学士学位,1970 年获得克萨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1 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0 年本内特在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做副教授期间,参与该会对领导层建议的政治报告的写作,这份报告成为里根政府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政策蓝图。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1981—1985 年本内特被任命为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1]主席。1985—1988 年担任里根政府的教育部长。他原为民主党人,1986 年加入共和党。1989—1990 年任全国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主任。本内特现为美国克莱尔蒙特研究所(The Claremont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美国国家电台《美国早晨》节目主持人。目前为止,他先后写作和主编了 16 本书,在美国很多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大量评论文章,经常做客于美国一些有影响的电视节目。在近几十年里,本内特被认为是“共和党人传统价值派的首席发言人”,对内宣传保守主义社会政策,对外主张强硬的外交路线,包括坚决支持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他也被认为是关于“自豪、爱国、信仰和道德等题目的最欢迎的社会评论家”。

他编写的主要著作有:《美国爱国者年历》(*American Patriots Almanac*, 2008);《为什么我们战斗:道德与反恐战争》(*Why We Fight: Moral Clarity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 2002);《破碎的家庭》(*Broken Hearth*, 2001);《我们国家的创建者》(*Our Country's Founders*, 1998);《道德指南》(*Moral Compass*, 1995);《美德书》(*The Book of Virtues*);《儿童美德书》(*The Children's Book of Virtues*);《儿童美国读物》(*The Children's Book of America*);《儿童英雄读物》(*The Chil-*

[1]国内很多出版物将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翻译为“全国慈善捐款委员会”,这是误解,应该译为“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这是美国政府专门资助人文学科公共项目研究的一个机构。请参见该基金会网站(www.neh.gov)。

dren's Book of Heroes);《儿童家庭读物》(*The Children's Book of Home and Family*);《美国的贬值:为我们的文化和孩子们而奋斗》(*The Devaluing of America: The Fight for Our Culture and Our Children*, 1992);《教育儿童:学龄前到八年级家长指南》(*The Educated Child: A Parents Guild from Preschool through Eighth Grade*)。其中《美德书》和《儿童美德书》是美国过去十年中最成功的畅销书,曾在包括中国在内的65个国家出版发行。^[1]

这些书虽然内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弘扬美国传统价值观念,尤其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美国爱国者年历》收集了365个美国爱国者的故事,让美国人在每天翻阅日历时,不知不觉地感受爱国精神。《道德指南》和那些儿童读物的内容也都是一个个精心挑选的善恶道德类故事,培养少年儿童的同情心、友爱心、爱国心、责任感等。在《破碎的家庭》和《美国的贬值:为我们的文化和孩子们而奋斗》中,他激烈抨击与传统价值相悖的种种社会现象:如堕胎、离婚、吸毒、同性恋等。他认为,“传统家庭对我们的文明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它垮了,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垮了”。

本内特目前所在的克莱尔蒙特研究所^[2]建立于1979年,其宗旨是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恢复美国的传统原则,这些原则曾被《独立宣言》阐述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恢复这些权利意味着,恢复一个尊重个人财产权、鼓励稳定的家庭生活和保持强大国防力量的有限的和负责任的政府。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保守主义思潮崛起,以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先后主政为标志。这是本内特走上政治舞台的社会环境。

本内特重视教育,曾为教育部长,却一贯抨击教育部,因为他认为,教育部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职责。1980年,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成立教育部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2007年,他仍表示,近15年来,他没有从教育部发言人那里听到过任何有趣的信息。教育是全国最重要的事之一,但一直很糟糕,在他当部长时也如此,因此需要大家来弥补。

[1]美国《时代周刊》建议:应当像产品说明书一样,把《美德书》分发给每对新生婴儿的父母。200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本书作者的《美德书》中文版后,国内好评如潮,接连再版;市场上还出现了国内其他出版社的中文版。

[2]浏览该所网站:www.claremont.org 可了解本内特主要著作和文章的内容;本文中本内特的观点均来自该网站。

本内特特别强调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他所言的基础教育有:数学、历史、科学和英语,其中他尤其不满的是历史教育。近年来一项关于美国教育进步评估报告显示:超过 50% 的美国高中生,已达到选民年龄,对美国历史知识是半文盲,大多数公立学校的高中生从没有被要求写一份超过 12 页长的历史作业。这使他忧心忡忡,在一篇《我们国家的异化和健忘:如何让我们的孩子们为一个他们不知道的国家去战斗或牺牲?》的文章中,他引用获得普利策奖的史学家戴维·麦卡洛(David McClough)的话说,美国历史是学校中最糟糕的课程,“社会的健忘同个人的健忘一样有害。我们面临极大的危险。我们的自由依赖教育,但我们却没有为孩子们提供这种教育”。

本内特认为,这是一种双重悲剧,一是孩子们不知道他们国家的历史;二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国家的故事是所有故事中最伟大的。这不是孩子们的过错,而是那些职业史学家的问题。一方面,大量历史教材中只讲一种观点,宁愿讲美国的失败,而不是讲它的成功。另一方面,这些教材的内容都很乏味无奇。他赞同麦卡洛的观点:将那些“曾有无限乐趣的资源”变成“乏味”“是一种罪行”。因此,本书的写作是本内特要纠正那些史学教材的一种努力。

为什么本内特如此不满近年来的美国史学,还需要稍微回顾一下美国史学的发展概况。美国史学起源于殖民地初期的一些回忆录和编年史,1884 年美国历史协会的诞生,标志着美国史学开始走向职业化。传统美国史就是讲述开国元勋们如何摆脱英国的专制统治,开创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历届总统又是如何维护和发扬美国精神的历史。当时,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社会生活,培养未来的政治家、职业史学家和各种领导人才,在历史观念上充满了英雄崇拜、西方中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所以,有美国学者说,在 1940 年以前,占人口 99% 的大众的思想和情感从没有被载入史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传统史学受到新史学的严重冲击和挑战。新史学在内容上抛弃了上层政治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转而关注下层民众如土著人、黑人、劳工、妇女和非白人移民团体的日常生活;在历史观念上批判英雄崇拜、白人种族主义。美国史学在研究内容、书写形式和价值评价等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原有的美国主流价值无形中被削弱或淡化。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出现一种要恢复史学政治价值和叙述性

特点的变革之音,尤其呼吁史学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回到普通大众中。不少专业史学家也开始注意史学的趣味性、可读性,一时,讲故事成为史学界的一种时髦。其实,最初的史学就是讲故事,上一代人讲给下一代人的故事,各种各样口述故事。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以前,这些故事就记在兽骨、竹简和布帛上。有些故事甚至不是真事,而是想象和神话。在古英语中,故事(story)一词就有历史的意思;而现代英语历史(history)^[1]一词中还包含着故事(story)。中文的“故”也有“从前的”、“过去的”、“原来的”的意思,所以,说“故事”是历史上的事也未尝不可。尽管史学早已成为一门学问或职业,但在老百姓那里,它还是故事。甚至一些职业史学家出于自谦或迎合普通读者的目的,也将他们的学术作品称作故事。^[2]

但历史又不是谁都可以讲,或随便讲的故事,因为它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简单地说,它以一种集体记忆的方式传承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生产经验。其中政治史尤其承载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有着培养公民意识的重要作用,历来为各国政府所重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曾围绕全国中小学历史教学标准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传统价值观念和新史学观念。^[3]当代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史学家“恰恰是一批专职的要记住那些他们的公民同胞希望忘却的事物的人”^[4]。

一般而言,美国注重活的历史教育:历史教育没有“统编教材”,也没有“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学生有自圆其说的观点往往还得到鼓励。公共历史教育,更注重通过各种历史纪录片和纪实性电影,通过参观历史博物馆和历史遗迹,来进行生动的历史教育。本内特就建议老师们在退伍军人节(11月11日)时,请退伍军人到学校给学生讲他们的亲身经历;建议家长们在暑假时带孩子参观历史遗迹和纪念碑。他在鼓励史学教授们上电视时说,用带几个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教一万人,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做呢?这岂不是浪费宝贵的历史资源?他

[1]英语 history 一词来自古希腊文 historia,意为叙述,与英文 story 并无直接的关系,与古希腊文 histor 有关,histor 意为了解真相和追求公正。至今它还是史学的本意。

[2]如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和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 E. 方纳的一本关于美国政治观念史的书,其书名是:《美国自由的故事》(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王希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3]参见王希:《何谓美国历史: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引起的辩论》,《美国研究》1998 年第 4 期。

[4]E. 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19 页。

还引用里根的话说:“如果我们忘记我们过去的业绩,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谁。我在警告:消除美国人的记忆,最终将导致美国精神的腐蚀。”在本内特看来,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的《美国人民的历史》(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就是专门揭露美国历史黑暗面的史学著作。

本内特并不是要恢复新史学以前的美国史学传统,对美国历史一味地歌功颂德,相反,他主张从美国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教训。本内特写这本书的最终目的是:“以这部历史来激发浪漫情绪,鼓励美国人再次或首次热爱这个国家。不是不加思考地,不是盲目地,而是睁大眼睛。”应该说,爱国主义是所有国家都有的,区别只在于它采取什么形式。

本内特的写作技巧很有特色,他不是空讲道理或原则,而是用一个个故事、一个个具体的细节来感动你、影响你。他能从大量的通史素材中,借助文字技巧,发掘出历史人物的心声与情感,以寥寥数笔让你如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这的确不是一般专业通史著作能做到的。我们几位译者对此颇有认同,相信读者也会有相似的感受。

毫无疑问,本内特是美国社会中的保守派,他的一些见解和认识,特别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也请读者阅读时予以注意。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本书中获得对美国社会和历史的了解和认识,欣赏作者的写作风格甚至其维护美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坦率和执著。

译者分工与鸣谢:

本书译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人员:刘军(上册:第1—6章)、董欣洁(上册:第7—10章)、金海(上册:第11—13章)、张旭鹏(下册:第1—5章)、吴英(下册:第6—9章)、张文涛(下册:第10—12章);刘军翻译全书的前言和后记并负责全书校对和统稿。

本书中一些非英文词汇的翻译得到世界历史所秦海波、景德祥和黄艳红等同事的热情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因译者水平所限和其他原因,译文中可能有一些粗糙甚至错误之处,诚恳欢迎专家、读者指正。

刘军



致 谢

写作本书是一件我乐于做的事。在写作过程中,我对我们国家的爱加深了、更强烈了。没有朋友和同事们的帮助和鼓励,我不能完成这项成果。

鲍勃·莫里森(Bob Morrison),我以前在教育系的同事,从一开始就关注着这个项目,并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他的努力是一种榜样,而且,他对本书的关爱是一种激励。同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一样,鲍勃相信“往事没有逝去——它甚至还没有成为过去”。

塞斯·莱伯索恩(Seth Leibosohn),我的《美国早晨》(*Morning in America*)节目的监制人和一位真诚的朋友,慷慨地贡献了他的时间和思想。塞斯的智慧和热情对本书是必不可少的。

诺仁·伯恩斯(Noreen Burns)对本书有很多敏锐的意见,如同她对很多事情都有类似的见解。

史蒂夫·奥克斯(Steve Ochs)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我的儿子们和其他许多人受益于他的学识和他对学生们和这个国家的历史的奉献。我感谢他对本书前几章的无私贡献。

文·坎内托(Vin Cannato)阅读了书稿并提出很多有益的建议。作为著名作家和教授,他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并帮助我核对书中大量的史实。

马克斯·舒尔茨(Max Schulz)和肯·沃森(Ken Watson)阅读了书中的关键部

分并提出了有根据的评论。我感谢他们的友谊和有价值的帮助。

约翰·克里伯(John Cribb)有很好的建议,我都接受了。

布赖恩·肯尼迪(Brian Kennedy)和克莱尔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劳伦斯·卡迪什和苏珊·卡迪什(Lawrence and Susan Kadish)都鼓励和支持我的写作。他们的鼓励是“重要的”,我感谢他们。

鲍勃·巴尼特(Bob Barnett)如以往那样同我商讨、建议,并作出了使此书出版成为可能的安排。

我感谢出版人戴维·邓纳姆(David Dunham)热情将此书纳入纳尔逊潮流公司出版,以及他的平易近人和及时回复。我还要感谢编辑乔尔·米勒(Joel Miller)的辛勤、细心和帮助。

我想感谢我的听众。那些给我的收音机谈话节目打电话的人,一直以来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爱和奉献给我巨大的鼓励。他们值得我们做最大的努力。

最后是伊莱恩(Elayne)的鼓励、阅读和她一贯的探讨性评论。我感谢她和我儿子们对我的爱和支持。



序言

我写这部书有许多原因。首先和最主要的是需要希望。1862年12月，林肯总统在签署预告解放宣言后不久，在致国会的信中写道，“我们将体面地拯救或卑微地失去这个地球的最后的美好希望”。在这封信之前的近一个世纪和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美国人始终没有怀疑这个国家确实是那个最后的美好希望。预定于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作一次讲演，肯尼迪总统的演讲稿上写着：“这个国家中的我们是世界自由壁垒的守望者。”肯尼迪的观点来自他之前的林肯和林肯之前的杰斐逊。后来，这也成为里根的观点。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都是如此。一种持久意义上的美国伟大、美国目标和美国例外论长期以来塑造了我们的很多领导人和千百万美国民众。我们长期拥有这种希望。

我相信美国仍然有那种希望，但我也相信，我们对美国之伟大和理想的确信在今天已不那么强烈了。新闻报纸和电视报道中充满了冷嘲热讽。很多人对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动机表示怀疑。一些美国人似乎愿意相信我们的领导人和国家是最坏的。认为和相信我们是最坏的，显然不是有希望的。我的一个微小的愿望是，那些阅读本书的人将找到恢复那些我们失去的希望和确信的理山。

第二个原因是给美国人一个机会以享受他们国家的故事，愉快和骄傲地感受我们的成就和现状。许多关于美国的书不仅疏于抵制愤世嫉俗和无望情绪，

而且字里行间不鼓励任何积极的东西。一些书没有约束、期待、教育或激励。在这方面,历史教科书经常是最差的。一些全国性的测试反复表明,很多高中(和学院的)学生对他们国家的过去知之甚少。乏味的历史驱使年轻人离开了重要的学习,没有像成年人那样阅读历史,也背离了对他们国家的一种理性的、思考的和发自内心的了解。愚笨的史学、公民学和所有科目中最糟糕的社会研究教科书,也许就是选民和公民冷漠的一个原因。一种有激励性的相反趋势是极少数史学和传记作品非常流行。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的《1776年》和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这类书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它们提供了乐趣、教育和愉悦。但这种书很少尝试着讲一个完整的美国的故事。我希望本书能提供完整的美国历史。

第三个原因是表示我的感谢并提醒我的同胞,对那些使我们的自由和幸福生活成为可能的那些人的感激的责任。对林肯及其之前的建国者们和其后的许多历史人物,应给予公正的评价。淡漠和遗忘不是他们应该得到的。

美国人可以不断地感谢,我们的前辈和当代人明智的选择和以他们的言行将我们界定为一个民族。我们一次次地显示了近乎独特的美国人的自我更新的能力。在我们历史中的那些关键时刻,智力和领导能力一次次地显示了价值。想想1787年在费城的那些美国人,他们在这个年轻的国家似乎要分裂的历史时刻,设计出非凡的政治文献。还有那些在长期浩劫性的内战之后携手重建国家,和在冷战时期以坚定的立场反对极权主义的美国人。

同时,遗憾但真实的是,一些美国人的选择是不明智的。例如,在这个国家建立之时,我们没能消除奴隶制。在一个过于长的时期内,面对种族隔离的黑奴法典,我们没能坚持我们宣称的原则。

我们可以感谢如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唤起了我们的道德心,促使我们观察我们自己的灵魂,尽管这有些姗姗来迟。我们需要他们帮助我们改进那些错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领导人挺身而出时,他们有一种感恩之心,道格拉斯和金博士都诉诸美国建国之父们的理念。他们提醒美国人,要使这个国家名副其实,必须关注“建立正义”的事业和尊重不可剥夺的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改革者指出,因为肤色而否认一些人的这些普遍的权利,就是否认美国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意义。那些否认这些基本权利的人,如林肯所言,“吹灭了环绕我们的

道德之光”，玷污了我们的国父们。我们需要铭记这些建国者和指导他们的人生哲理。

第四个原因是讲出真相，让事实现身，更正记述，呈现一种理性的、平衡的美国历史。在本书中，我不想掩盖很多谬误。不公正总是需要阳光这种最好的纠正方法，如大法官布兰代斯(Brandeis)所言。我将试图描绘美国，像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要求其被画成的那样：有肉赘，但要全身的。但我将不像今天一些人的时髦做法，他们眼中的美国除了肉赘没有其他的。

我们必须铭记，美国仍然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故事。当我们批评，如我们必须批评时，我们应当扮演如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提倡的一个“表示出爱的批评者”。前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因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说得最好：“我为一个不那么完美的民主辩护很窘迫吗？一点也不。给我找一个更好的民主。我设想过没有罪恶的社会吗？没有，我没有这样设想。我认为我们的国家总体而言，是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不可比拟的、最有希望的人类关系吗？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做过可憎之事吗？是的，我们做过。我们的人民是如何获悉这些丑事的呢？他们是从电视和报纸上得知的。”

第五个原因是激励一种新的爱国主义，一种新的思考和理性的爱国主义。

罗纳德·里根特别为在其两届总统任内所激励的这种新爱国主义而感到自豪。这甚至是他的反对者弗里茨·蒙戴尔(Fritz Mondale)也豁达大度地予以赞扬的事。但是，里根认识到，除非是一种开明的爱国主义，否则这种精神很难持续。有趣的是，这个梦想过这些梦想和活着看到这些梦想变成现实的老人，在对美国人民的告别演说中回首以往。这是他很少做的事情：

在历届总统告别演说中有一种告诫的伟大传统，一些时期以来它存在于我的心灵中，但奇怪的是，它开始于过去八年中我最自豪的事情之一，即恢复我称之为新爱国主义的民族骄傲。这种民族感情是有益的，但除非被置于思考 and 知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它将不会有很大的价值，也不会持久。

一种开明的爱国主义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正在做一件足以有益的工作来教育我们的孩子：美国是什么？美国在长期的世界历史中代表着什么？我们中那些35岁左右以上的人成长在一个不同的美国中。我们被非常直接地教导，成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几乎在空气中吸收一种对国家的爱 and 对其制度的

一种赏识。如果你没有从你的家庭中得到这些,你会在邻居中得到,从临街的那位曾在朝鲜打过仗的父亲,或那个在安齐奥(Anzio)失去亲人的家庭那里得到。或者你可以从学校得到爱国主义观念。要是所有其他方式都失效的话,你可以从大众文化中感受爱国主义观念。电影赞美民主价值,内在地强化着美国特殊的意识。从60年代中期起,电视也如此。

但是现在,我们要进入90年代,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年轻的家长们并不确信一种不含混的对美国的正确评价是教育现代孩子们的正确的事情。对塑造大众文化的那些人而言,有着良好基础的爱国主义不再时髦。我们的精神在倒退,只是我们还没有使之再次地制度化。我们必须做一件更好的工作,以使人们知晓美国是自由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企业自由。自由是特殊和稀有的。自由是脆弱的,它需要保护。

所以我们不得不讲授历史,不是按照什么时髦,而是依据什么重要。为什么最初的英国清教徒来到这里?杰米·杜利特尔(Jimmy Doolittle)是谁?东京上空30秒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在四年前D日(D日是美军常用军事术语,表示作战或军事行动。二战时,盟军将1944年6月6日定为诺曼底战役的D日——译者注)40周年之时,我读了一位年轻妇女写给她曾在奥马哈海滩(Omaha Beach)作战的已故父亲的一封信。她的名字叫利萨·扎纳塔·亨(Lisa Zanatta Henn),她写道:“我们将永远铭记,我们将永不忘却诺曼底战士们的功绩。”好吧,让我们帮助她信守她的诺言。

如果我们忘记我们过去的业绩,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谁。我在警告:消除美国人的记忆,最终将导致美国精神的腐蚀。让我们从一些基础开始:更多地关注美国历史和更加重视公民仪式。

最后,我以这部历史来激发浪漫情绪,鼓励美国人再次或首次热爱这个国家。不是不加思考的,不是盲目的,而是睁大眼睛。

大作家、探险家和地图爱好者伯纳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曾以很好的理由写信给他的朋友鲍恩(Catherine Drinker Bowen),一位出色的史学家,其作品《费城的奇迹》(*Miracle at Philadelphia*)和《来自奥林波斯美国佬》(*Yankee from Olympus*),使历史走进广大读者的生活。她在历史写作中感到沮丧,失去信心。她的那些美国故事重要吗?她如实地赞美她的国家及其成就了吗?浪漫精

神在哪里？德沃托对她这样写道：

如果哥伦布、卡蒂尔、拉萨尔(La Salle)(拉萨尔(1643—1683),法国探险家,曾到北美探险——译者注)、科罗拉多或约翰·莱迪亚德狂热的、不可思议的航行不是浪漫的,如果我们的制宪会议召开时群星没有在天空中闪烁,如果亚特兰蒂斯号有任何更奇妙的风景或月球另一面的任何光线、色彩或形态,比惯于朴实的林肯和杰克逊的晨礼服更加神奇,那么,我不知道什么是浪漫了。我们的历史是一个狂热与不可能的故事,它因脱离了梦想而混乱,它以梦想开始并继续着梦想直到你新近在报纸上读到的标题……关于我们的历史,你所能写的最简单的真相将饱含和充满着浪漫主义。

当然,德沃托所写的梦想是美国人的梦想,他提醒我们,尽管有障碍、挫折、愚蠢和暴行,这里有这个梦想正成为现实的一份无比的和文献性的记录。美国过去、现在和——我们祈祷——将来始终是比其他地方更能实现梦想的那个地方。



目 录

001 致 谢

001 序 言

001 第一章 西行的航程(1492—1607)

- 1. 哥伦布:“基督的捎信人” 1
- 2. 争夺帝国 10
- 3. 英国的崛起 20

026 第二章 山巅之国(1607—1765)

- 1. 来到美洲 26
- 2. 大迁移 31
- 3. 扩大英国统治 36
- 4. 英国与法国:争夺大陆 39
- 5. 宗教的和思想的觉醒 42
- 6. 英国与法国:最后的冲突 46

052 第三章 最伟大的革命(1765—1783)

- 1. 拒绝不公正的税 52
- 2. 彻底的决裂 60
- 3. “响彻世界的那一声枪响” 64
- 4. 大陆战争 73
- 5. 法国同盟 77
- 6. “世界被颠倒了” 82
- 7. 危险的和平 86

090 第四章 思考与选择:构建宪法(1783—1789)

1.危机阶段	90
2.“伟大的小个子麦迪逊”	96
3.为批准宪法而斗争	105

111 第五章 新共和国(1789—1801)

1.“自由的圣火”	111
2.麦迪逊的《权利法案》	118
3.“他高人一筹”:汉密尔顿的新体制	120
4.热内飓风	128
5.一场长期和困难的告别	133
6.战争、和平与正直的约翰·亚当斯	137
7.1800 年革命	142

147 第六章 杰斐逊派(1801—1829)

1.一个自由的帝国	147
2.刘易斯与克拉克:“探索的公司”	155
3.阴谋、审讯和叛国	157
4.“辉煌的痛苦”:杰斐逊的晚年	162
5.“麦迪逊先生的战争”	164
6.新奥尔良的战斗	173
7.“一个美好情感的时代”	176
8.密苏里妥协	177
9.门罗主义	178
10.“腐败的交易”:1824 年选举	179
11.“今天是四号吗?”亚当斯和杰斐逊逝世	180